

中國的女戰士

：
丁玲

晶瑩
著



上海

金湯書局



中國的女戰士

：
丁
玲

晶瑩編譯

上海

金湯書店出版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晶瑩編譯

每冊定價貳角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初版

上海金湯書店出版

漢口：日租界上小路三十八號

重慶：方家什字七十八號

成都：祠堂街

瀘州：白塔街

四川總經售：

重慶新生命書局

版權
所有

貴 寫在前面

在一個很迫促的時間裏，爲了急於要把它介紹給渴望着的讀者諸君，我們把這本立小冊子匆匆出版了。

對於這個活躍在新中國裏充滿了熱情的鬥爭情緒底女戰士——丁玲——我們僅僅書介紹予這一些些文字，實在不足滿足一般讀者的需要，我們自然還該繼續的努力下去；在大體上說來，我們已把她的幼年時代起，直至最近的生活動態止，作了一個簡明的扼要的報告。後面還附錄她本人的作品和各方對她的評述。無論認識或不認識她的，讀了這本小冊子，大概都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概念和深刻的印象。

我們編撰這本小冊子，材料方面來源可分爲下列數項。根據：

- 1, 編者本人所知。
- 2, 丁玲舊友所述。
- 3, 陝北各種活動文獻。
- 4, 美人里夫(Earl H. Leaf)的敘述。

謹在此附帶聲明，我們熱望着這位有輝煌前途女戰士的今後活躍的動向，等待再給她寫出更偉大的傳記來。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品瑩，三月一日于漢口。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目次

- 一： 當丁玲沉默的時候。
- 二： 幼年時代的丁玲。
- 三： 從桃源到長沙
- 四： 上海給予丁玲的洗禮
- 五： 無聊生活
- 六： 王劍虹之死
- 七： 甜蜜的痛苦
- 八： 馬丹波娃利
- 九： 香山軼事
- 十： 北大與魯迅
- 十一： 一鳴驚人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 十二： 紅與黑
- 十三： 山東歸來
- 十四： 幻滅後的鬥爭
- 十五： 失跡之謎
- 十六： 丁玲在延安
- 十七： 統一戰綫和國防文學運動

附錄甲（丁玲近作）

- 一： 文藝在西北新區
- 二： 遊擊生活

附錄乙

- 一： 丁玲和集體創作
- 二： 丁玲生活漫談
- 三： 長征中的丁玲

（任天馬紀錄）
（任天馬紀錄）

當丁玲沉默的時候

我將怎樣用我笨拙的文筆來把這個把握着大時代的前進女作家，文藝穹蒼中輝煌的星介紹給讀者諸君，纔能使大家得到一個確切的真誠的認識。

圓圓的臉，長眉，胖胖的身材，穿着一身灰布軍服，要漲破似的緊繃在她身上，綴着紅星帽徽的帽子壓在頭髮上面，紅得像蘋果似的兩頰，大而圓的眼睛，漆黑晶亮的眸珠，活像一個健壯活潑的兵士。那就是爲國內千千萬萬男女青年所崇敬仰慕的女作家——丁玲女士。

丁玲雖是一個女性，但她常給人們以親切洒脫的感覺。她既不習慣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些嬌羞的做作。她待人永遠是那麼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便

很容易忘掉了她是個女人。

但從另外一方面說來，則凡屬於一個女子的某種程度底美德，她又毫無缺處。她爽直並不粗暴，她無時髦女性的風韻，也其實是她沒有時間去裝模作樣去學習那種女性風韻，她容易使人忘掉她是女性，祇因她全沒有那些浮於眼眉，形諸動作的輕佻風情罷了。

凡是她的朋友們，都能够在種種機會裏認識了她那美麗的靈魂和卓絕底天才，以及偉大的思想。

她現在一直是爲了「統一戰線運動」而寫作着，教育着，工作着；她早已停止了階級鬥爭的鼓動工作，甚至還放棄了關於被壓迫的農民和工人們的貧苦和憂愁的尖銳的現實描寫，使她的寫作力量集中宣傳，喚起大眾，立即動員一切人力和物力，打倒「日帝國主義的侵略」，爭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她還領導了許多同志，組織戰地服務團，赴前線服務。她是一個革命的「實踐家」！

當丁玲沉默的時候，你會從她面龐上的表情中得到些甚麼？

她常常沉默，嚴肅地沉默着。但，在她沉默的時候，一種堅毅的無畏的熱情便開始沸騰起來。她爲千千万萬人類的幸福在奮鬥，她爲自己可愛的祖國在努力。

她常沒有鬆懈了自己的戰鬥力，常把握住一個堅定的信仰。她向着時代的大路邁進，永遠永遠地前進，直到她生命存在的最後一秒鐘……

一：幼年時代的丁玲

丁玲是湖南安福縣人。父親姓蔣，她的原名叫做「蔣冰之」。丁玲是她的筆名。

丁玲的父親是個性格極好，洒脫大方的公子哥兒，辛亥以前曾東渡日本留學。學的是「政治經濟」。回國後，因為家道小康，很可以優裕地生活，又因「世亂方亟」，出仕多少帶有危險性，便索性留在安福家鄉住下，過着幸福的生活。

她父親是個性情豪爽的公子哥兒，自然，一切金錢，寶物，在他都是身外之物，常趁着一時高興，隨便拿來送給旁人，毫不吝惜。他又是個喜歡養馬的人，但他買到了好馬，加上了精美的鞍轡，却只要人家真誠的讚賞他的馬，立刻肯連馬帶鞍一併「奉送」。

幼年的丁玲，很受了父親洒脫性格的影響。可惜，她的父親當她年齡還不滿十歲時便因病去世，剩下了一個寡婦和孤女，弱兒——丁玲的弟弟。

辛亥革命爆發，各地都發生了嚴重的騷擾。安福地方也不安穩起來，丁玲的母親便毅然下了決心帶了她的兒女從安福縣遷居到比較安全的湘西常德去。常德是她母親生長的地方，母親祖上又是常德縣的世家華族，門第極盛。她們住居常德，得到了種種方便，因此，她們便從此長居常德，不再打算搬回安福縣了。

丁玲的母親，出自名門舊家，知書識禮。她自丈夫去世後，獨自主持家政，艱苦倍嘗。她有堅毅不屈的性情，超越男性的雄渾魄力。她一直嚴格地注意培養這兩個孤兒——丁玲和她的弟弟——性格和身體的發育。從不稍有疏忽。兒女對她，常感到她具有父親的尊嚴，母親的慈愛。因此全非常的敬愛她。

她母親是個志向高尚的女性，自從丈夫去世，寄居常德以後，一直過着獨立的寂寞生活，雖然外家親戚極多，但她從未去煩擾過一次，她昭示她的兒女以一種合理的奮鬥的生活方法，這，給了富於敏感性的丁玲——幼年時代的丁玲——以光耀的感應。

爲了要使兒女受到完美的教育，同時也想把許多親戚的兒女給予同樣的教育，在許多熱心人士的贊助和支持下，丁玲的母親竭盡全力，創辦了兩所小學。她在城裏辦了一所女子小學，城外辦了一所男子小學。

學校裏聘請了些由當地師範學校畢業出來的青年女子，在半盡義務下分担各種課程。自己却不辭勞苦地總持校務。

不幸的命運，給了那艱苦的母親以一個嚴重的打擊！

兩個孤兒全染上了來勢非常洶湧的熱病。丁玲先臥倒，接着傳染了她那稚弱的弟弟。因為病勢惡化，醫藥失效，丁玲的弟弟便天殤了。同時丁玲也正在危殆的險狀中掙扎着。

可憐的丁玲底母親，在那時是怎樣的悲苦和窘蹙呵！她一方面要好好地利天殤的幼兒，一面又要小心翼翼地看護和診治病重的愛女。如果她沒有堅強的意志和健康的體格作抵禦的武器，也許她會遭遇到和丈夫兒子同樣的命運的。

丁玲終於全愈了。她對於幼弟的天殤非常痛心，同時也非常繫念。尤其是她的母親底頭髮爲了兒女的病症白了好些，更使她懷着不安。她常常凝望着母親，低低地叫道：

『母親——』

接着充塞在她心頭中間的是她母親的『至高無上神潔的母愛！！』

我們該怎樣感謝那醫好丁玲熱病的醫生呢？他留下了丁玲的一條命，爲了千千萬萬

的同胞努力工作着。

難道說，我們不該向他致謝嗎？雖然不知道這醫生的姓名。

三。從桃源到長沙

幼年時代和丁玲告別了。

她身心各方面都在時代的齒輪輾動下迅速的發展起來。她完畢了小學全部課程，於是作升學的準備。

經過了相當選擇和考慮，丁玲便進了離開常德約九十里路程的桃源縣省立第二女子師範肄業。

丁玲在桃源第二女師裏約摸唸了將近兩年的書。她不很滿意。不但學校習氣太舊，教員的思想也太陳腐，使她常常感到頭痛。

但，她雖不喜歡那學校，然而許多同學却引起了她的興趣。

原來那學校位置在湘西，大部學生都來自湘西邊境辰河上遊各縣。同時鄂西，川東，黔北，接壤湘境者前往負笈的很多。此外邊地如龍山，永綏，麻陽，鳳凰，乾城

各地的學生也很不少。這些女生雖來自小地主，小紳士，和小有產的商人家庭中，然無不個性鮮明，風度卓越。她們又有一極其相同點，那就是人人全「勇敢結實，抗爽單純」。丁玲浸潤在這種具有原始人樸野豪縱精神的集羣裏過了好些日子，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和她們同化的一員。

五四運動蓬勃發動後，很快地影響到了長沙。桃源也受到了同樣的波及。

「自覺，」「自決」「獨立互助」「自由平等」種種呼聲，震撼了每個青年的心靈。大家都渴望呼吸一些新鮮的自由空氣！

桃源省立第二女師裏的許多學生，聽說長沙男子中學有招收女生的消息，便有一部份學生要求轉學入長沙男中。裏面主張最堅持的便是二年級生蔣緯——丁玲女士——對於她們的主張，家庭和學校方面，都隱抱着反對的態度。處處加以制裁和留難，可是，丁玲却抱定了決心去做，人們的批評，嘲笑，勸阻，全不管。

和丁玲一同離開桃源省立第二女師去長沙的，還有川東酉陽的王女士，湖南芷江的李女士和楊女士，她們都抱了勇往直前的決心往長沙去追求她們憧憬着的新的樂園。

五四運動勃發後，全國青年都被煽起了愛國的熱情，起來作爭取自由的鬥爭。陳

獨秀和另外幾個自由主義的重要份子，在上海開辦了平民女子中學。他們以衝破古老陳舊的封建傳統爲宗旨，並且實現社會活動和愛國工作，以及正式研究的新理想。

「工讀自給」的呼聲，又震撼了長沙方面幾個女孩子的心靈。同時，學校方面又鬧了些桃色案件，這使丁玲分外憎厭了長沙，更增強了到上海去的決心。

但，天下的事情一瀉千里順流而下的究竟很少，往往臨到中途，突然又發生了波折。在丁玲正要離開故鄉，投向那大都市迅急的洪流中去時，恰恰故鄉又發生了內戰。她家裏的親友，全反對丁玲往上海去唸書，認爲這多少帶有危險的成份。衆口一詞，幾乎推翻了她全部計劃。

多謝她賢明的母親，能瞭解她女兒的志向，在大家紛紛反對的情境中，給予以莫大的助力，使丁玲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四·上海給予丁玲的洗禮

幾個女孩子，帶了一副簡單的行李，幾部心愛的書籍，以及數目微乎其微，少得可憐的族費，搭乘了內河輪與長江輪三等艙的一個角隅，悄悄地到達了世界第五大都

市的上海。

這一羣女孩子中，內中有一個就是丁玲。

她們到了上海，本打算進上海大學。因為上大裏面有許多為當時青年敬仰推崇的教授。如瞿秋白，邵力子，陳獨秀，李達，陳望道，沈雁冰，施存統……等。她們雖然在很短期內認識了他們，但，為了某種原因，她們却終於拋棄了進上大的企圖而改進了平民女必中學。

在平民女子中學唸了兩年書的丁玲，受了兩位學友很大的影響：一位是王劍虹女士，一位是王一知女士。這兩人都有些像無政府主義者，而後者却傾向於社會主義。在上海生活了兩年左右，上海却給她舉行了一次洗禮。許多男性常向她作追求式的進攻。丁玲忍受不了這些煩擾，便對上海也感到憎厭起來。於是她便和王劍虹兩人約定了同上海去。

到南京如醉如狂地過了幾個月，但，經濟問題的重壓却使這兩個醉心自由的女子整天皺起了愁眉，鬱鬱不歡！找職業是找不到，賣稿子又無人接受。整天往北極閣去曬太陽，上台城去看落日，生活過得太閒悠了，飢餓的恐慌把她們給征服了。

劍虹的父親是酉陽地方鉅富的油商，丁玲的家道也還小康，要是她們的家長肯供

給的話，何致使她們憂慮。問題是兩位小姐的家長全不贊成自己的女兒在南京過着浪漫的遊蕩的生活，又因無法控制她們的「自由行動」，迫不得已，便把停止供給用費作為消極的壓迫。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長久和貧窮鬥爭，究竟也沒有甚麼趣味。於是，在一九二三年，她們便回到上海，繼續求學生活。這樣，她們便可照舊得到家庭的幫助，解決了困窘的經濟問題。

她們這次進的是上海大學的中國文藝系，成了瞿秋白和鄧中夏的門徒。不久，王劍虹做了瞿秋白的夫人，丁玲也和瞿的弟弟有了相當的友誼。那時，丁玲才恰恰十七歲。

五·無聊生活

使丁玲不能忘懷的一件事，便是她和王劍虹兩人困居南京時的無聊生活。貧窮征服了她們過了一個極長時期的無聊生活。

她曾把這種困窘的生活實況告訴過她的朋友，同時還檢出了一張王劍虹正在編織

絨綫的照片作爲說明。她說：

『我們到了南京，把錢用完後，沒法得到接濟。天又冷，又是下雨，我們不能出門，就坐在寓所裏的床上，把一條業已織就多日的絨繩披肩，拆卸下來，挽成一團一團的絨球。兩人一面在床上說些將來的夢話，一面用竹針重新把這些絨繩編結一隻手套或一條披肩。工作完成以後，便再把它折散，更把那些絨繩重織一件其他的東西。當時房東還不明白我們幹這種無聊工作爲了甚麼，常用猜疑的眼光來注意我們。有一天，他居然問：『爲甚麼你們要那麼多的毛繩物事？』我們自然不便告訴他以那是折了重織，織了再折的成績。日子過去很久了，房東的神氣，自己的窘態，都很溫暖的保留在我們的記憶裏呢！』

六： 王劍虹之死

丁玲早年唯一的好友，自然是久共患難志同道合的王劍虹女士了。

王劍虹是個肺病型神經質的女子，素以美麗著名。丁玲和她從某種相反的特點上，發生了特殊的友誼。她直到王劍虹死去十年後，丁玲對於這友誼尚十分珍視。

王劍虹的生與死，對於丁玲的影響非常深切！

在丁玲初期作品中，尤其是在莎菲女士日記和韋護裏面，丁玲是重新組織了她這位女友的生活故事和死亡的一幕。

莎菲女士是反對封建時代傳統的一個叛徒，而憧憬着像秋風一樣自由自在的一種生活。她愛取攻勢，甚至愛用暴力，然而常常是從經驗出發的。

她排除了對男性屈服的舊習慣，而且用了她強烈的反應和一種悍然的態度，竭力使她自己的生活因自己的生活而決定。

在一個樂劇式的結尾中（這種結構是中國舊小說中從來沒有發見過的）莎菲女士給她年青的戀人以最後一個撫愛，吻了他，接着就遺棄了他，而歡樂也就死去了。

在丁玲的第二篇小說中，麗嘉也是跟王劍虹的情形相似的。在丁玲的許多短篇和長篇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正像王劍虹的死法一樣，都是死於肺病的。

七· 甜蜜的痛苦

自從和她形影不離的好友王劍虹因患肺病死去後，丁玲感到了孤獨的悲哀。不久

，丁玲也和家庭講了和，願意得到家庭的幫助。她那正在故鄉辦小學教育的母親，便寄了一筆相當數目的款項給她。

丁玲有了錢，感到有繼續唸書的必要。同時，上海實在已使她深深的厭煩，認定在上海決不能好好的安心地唸書，於是，她便打定了主意往北平去找求她的學校。

不久，丁玲到了中國古都，文化發源地的北平。

那時，丁玲的年齡是十八歲。

到北平後，她住在西城關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的宿舍裏。計劃投考藝術專門學校。一面在一個錢姓設立的圖畫學校練習學畫，另外還和一個曹女士，一個錢女士，同往學校補讀投考大學所必需的功課。

爲了一個偶然的機會，丁玲跌入了戀愛的懷抱中。

原來補習學校中三個女孩子，那位最美麗的曹女士，正和作家之一的左幹臣在戀愛，左是住在一家公寓裏，而海軍學生出身的胡也頻，恰好正和左幹臣住在一起。曹女士常常拉了丁玲和錢女士一同到公寓裏去看左幹臣，自然，胡也頻也極容易的認識了她們三人。曹女士既正和左幹臣在打得火熱，那確實好學的錢女士又一心一意的在希望放入師範大學，胡也頻便把友情寄託在丁玲女士身上。

胡也頻認識丁玲後，不久就和她同去看作家之一的沈從文。沈是湖南鳳凰縣人，和丁玲是同鄉。他們從故鄉談起，談到各種思想，各項問題，甚至兒時的童年生活。不知不覺地發生了一種親切的感情。

過了兩天，胡也頻約沈從文同去看丁玲。他常常喜歡提到她，一種不能隱諱的感情時時在他的談吐裏流露出來。

在丁玲的寓所裏，她那時已從補習學校的宿舍裏搬出，改住了公寓，常常發現胡沈二人的蹤跡。他們兩人全以一種親切的感情對她，而丁玲的態度却那麼大方灑脫，毫不介意。

這時，丁玲的周圍都是些熱情的文藝青年和藝術信徒，他們都很努力於文學的創作。朋友中對丁玲最誠摯最熱情的，便是那海軍學生胡也頻。

愛芽漸漸地在他們間孕育，漸漸地成熟，他們終於實行了「同居之愛」。但，丁玲是極端地反對「布爾喬亞」的婚姻制度的，因此，她用一種簡略的儀式完成了和胡也頻同居的手續。

丁玲和胡也頻同居後，沈從文仍然在「好友」的關係上時常和她往返。他在丁胡之間似乎攙入了一種特殊的成分。

有時，似乎也很使丁玲感到煩惱，痛苦。爲了這種特殊的情境。可是：我們相信，她所忍受的痛苦，也許祇是一種：『甜蜜的痛苦！』

八·馬丹波娃利

在某一時期中，丁玲有一本她所最喜歡最稱道的書，那就是福祿培爾所著的馬丹波娃利。

她歡喜那個女人，她歡喜那個結構嚴密文筆細膩的法國作家筆下所寫來出的女人。那個馬丹波娃利的面影和靈魂，她彷彿皆十分熟習。雖然她對於法國知識是感到那樣貧乏，對於那本書的語句有多少誤解，若干描寫上又怎樣無法理解，但她至少已把本書重複地看了將近十遍。

她從書上學會了一個女人自己分析自己的方法，也從作者學會了描寫女人的方法。

因此，在她初期作品中加以檢察，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她「在黑暗中」各篇章，

文體的細密，那些人物的多情善感處，任性處，憂鬱苦悶處，以及一個男子傍近身邊時候如何應付男子處，多少是受了這本書的影響。

許多批評家常從她的作品中去推論她的爲人，而不能明白每篇作品的背景，那是謬誤的。同時，也很使丁玲痛心！

九·香山軼事

丁玲婚後，爲了要找個幽僻的場所多讀些書，便和胡也頻同居於北平香山的一間小屋中。

也頻常常寫小說，不幸是寫成的小說寄出去後總給編輯先生退了回來。

丁玲喜歡畫，她常在燈光下爲也頻用墨鈎出側影來。

生活似乎是够幸福了，但，並不。

伙食是他們自己處理的。每天便免不了要料理那些瑣煩的家事。例如：淘米，洗菜，煮飯，提水，皆得自己親自動手。有時，遇到天氣較爲晴朗，兩人便手攜手地出去閒逛。有時，雨下得討厭，兩人便躺在屋子裏看書。這樣，日子便很容易滑走。

一個問題常重壓着他們，使他們整月喘不過氣來，那就是：「經濟恐慌！」在那時，他們生活費的來源，差不多全由湖南方面丁玲母親寄錢來接濟。無論如何，袋中「空空如也」的日子總比較多些。

遇到兩手空空的時候，便只好嘆氣。錢雖沒有，日子總不能不過。唯一的救急辦法，便是上「當舖」去商量。

兩人決定了方針後，丁玲便從床底下把柳條箱兒拉出來。揀了些暫時穿不到的衣服，用花布包袱裹好，也頗便昂然把它挾在腋下，回過頭來說：

『冰之，我走了。』

『路上小心些兒。』

『知道。——可是，你得好好的在家唸書。』

『那不用你操心。可是——』

『做甚麼？』

『多換些錢，早點兒回來。』

於是，一個點點頭，立刻就走。

有時，她嫌一個人留在家裏太寂寞。便堅決要跟他一塊去。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我也上城去。』

『那不成，路太遠！』

『路遠怕甚麼，我有的是兩條腿！』

『別任性了。我怕累了你。』

『你怕，我偏不怕！』

男的還想有所補充，女的把眼瞪瞪，頭一略偏，對方便軟化下來。

『好，我們走！』

兩人便裝成散步樣子，向北平城走去。

上城去，路真不少。下山後，先得繞過玉泉山長長的圍牆，經過青龍橋，又沿着頤和園後面一帶長長的圍牆兜了半個圈兒，纔到掛甲屯，海甸，進西直門……

他們下山的目的是爲了籌措伙食，却常常走到半路便忘了這事。他們關心泉山和白雲，常常在半路上一坐就是兩三點鐘。

有次，黃昏上山，因爲眷戀天上新月的美麗。兩人竟在玉泉山小河邊坐到半夜。也頗有事不便進城，這個「找錢辦伙食」的任務，就由丁玲負擔，一個人用「散步」的方法蕩進了北平。

找尋朋友，解決了問題。時間晚了，回不得山。她就往曹女士處去暫宿一宵。回去時，便順便帶些也頗歡喜吃的零食回去。

有時，他們絕了糧，恰恰又不便進城。沒辦法，便找沈從文去，和沈同吃慈幼院大廚房的粗饅頭。

香山軼事太多，丁玲是值得作一個甜蜜的回憶的。

十· 北大與魯迅

丁玲上北平去的唯一志願是進北大。但，爲了某種問題她是沒有取得正式學籍。魯迅却很看重她，讓她在北大做了三年旁聽生。

丁玲在魯迅友好的幫助和指導下，開始了創作生活。此後輝煌的時代，大部是在這時立下了很鞏固的基礎。

很使丁玲悲哀的是，當她失蹤後，人們誤解了她在南京時的一切。大家都以爲她在南京生活得很舒服，同時又寫了起某種作用的小說。她的許多朋友都相信她是叛變了，尤其是老頭子魯迅。魯迅在臨死時，還以爲她已經叛變，因此就對她非常輕視。

他感嘆地告訴人家說：

『丁玲是已經叛變，她的創作生活已經完結了！』

在一九三五年的秋天，一位朋友會見了玲時，告訴她以魯迅對她的誤會和憂傷。她不禁怔住了。

他是非常敬佩魯迅的，魯迅却竟不能諒解她，熱淚湧上了她的眼眶，半嚮說不出話來。

丁玲內心永久的創傷啊！

十一： 一鳴驚人

當丁玲寫成了第一篇嚴正的小說交給編輯人刊出以後，中國的文學界就開始驚動起來。大家都注意到這位羽翼初生新作家一時無兩的特質。而對於這個新作家鼓勵最力的是小說月報的負責者葉聖陶先生。

丁玲給小說月報寄了一篇作品去。葉先生很讚賞，立刻採用了，並寄了一筆數目很大的稿費給她。

那篇作品刊載後，小說月報一萬餘戶固定讀者，全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大家都在渴望知道作者是誰？丁玲兩字震撼了每個讀者心靈！

此後，丁玲便到了上海。她把自己關在一間小房間內，足足有兩個年頭，埋頭寫作，不和外界往來。

她接着又發表了第二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那篇婉轉動人的作品，立刻又被人們用巨大的熱情接受了。

批評家承認丁玲足以取得冰心女士的地位，成爲中國最偉大的女作家。

此後，她在繼續不斷的每篇小說中，表現更深刻，而作風和在覺醒中的中國精神解剖上，也有了顯著的發展。

不久，丁玲便成了國內最前列的女作家，她的名字已在文藝的光榮史冊上占了鉅大的一頁。

十二：紅與黑

丁玲既很努力創作，胡也頻的作品也減少了被退回的次數，兩人的文章都可以換

錢，過着一種比較舒適的生活。恰巧上海那時候新書業正在風起雲湧的時期，新刊物之產生，絡繹不絕。因此她們的作品，去路旺暢，得未曾有。

也頻有個朋友彭浩徐，那時正充當上海中央日報總編輯。他某天去找也頻，要他担任副刊編輯，每月有二百餘元稿費可以支配。也頻和丁玲商量後，便答應下來。那個刊物定名叫做：「紅與黑」

從此也頻每天晚上便得到望平街轉角處一所陳舊的房子裏去一次，到編輯室辦公，把編好的稿子發出。空下來抽抽紙煙，談談天，直到看過副刊最後一次的清樣，方才坐了浩徐的汽車回家。

丁玲有時在家寫稿，有時同上報館去辦公。紅與黑雖由也頻出面担任主編，但丁玲和從文三人却同樣負了實際的支持工作。

後來，也頻脫離了中央日報。丁玲，也頻，從文三人，便在上海薩坡賽路二百零四號合賃一所屋子，從事創作生活。

也頻負責的是紅與黑和紅黑月刊。丁玲和從文却合編了一本人間月刊。

同時，丁玲也在那裏寫出了長篇小說「韋護」。

紅黑月刊出版後，很得各方歡迎，銷路也不壞，但丁玲却忙透了；她一面盡全力

創作，一面還得料理紅黑發行方面的瑣屑工作。

十三：山東歸來

「好景不常，人事瞬變。」這個不幸的命運籠罩了他們的生活。

曾經都暢銷一時的紅與黑，紅黑月刊，人間月刊等三種刊物，全在某種原因下停刊了。文章雖然還照常寫下去，但因思想背景，正和那時的環境形成了一種極端的相反，出路已發生了困難，自然，這些人的生活也成了問題。

各方面拖欠的債款，全伸開了兩手向他們索討，細核各書店積欠紅黑的賬款倒也爲數可觀，可是收不下來。人家欠下的，不還。欠下人家的，要討。除非人是會「點鐵成金」那種跡近兒戲其實荒謬的魔術，也許還能敷衍一下，要不，躲避債主的麻煩和窘態，自然會够你受用。

這時，多虧胡適之和徐志摩兩人，不忍坐視，幫忙了一下。把他們賣不出的文章和書，都設法轉移到各家書店裏去，暫時勉強維持些時光。

後來，三人中的沈從文，首先找到了一個吳淞中國公學教書的位置，而丁胡兩人

却仍一籌莫展，毫無辦法。

適之聽到這消息，便找也頻問是不是想做些工作，譬如教書等事。也頻打不定主意，就上中公去和從文商量。

從文到了也頻寓所，丁玲也參加會議。

也頻問：『情況是一天壞似一天了。我還是死守下去，在上海支持這殘壘呢？還是暫變計劃，向外省去發展，混過一些日子？』

從文的意見是：『原來的目的是想作事，既然有了作事的機會，當然還是作事的好。』

丁玲却提出了新的問題：『一個往外省作事去了，剩下另外一個該怎樣？』

當時也頻有兩個位置。一個是山東高級中學，一個是河南××中學。大家經過了一度細密的討論。結果決定也頻去濟南，丁玲也同去。

因為濟南去上海不遠，教書的既方便，寫作的仍留在上海。所以丁玲又在薩坡賽路一九六號租了一間三樓。照常寫她值三塊錢一千字的小說。

也頻到濟南後，不久便代理了高中部文科主任。因為彼此感到寂寞，兩人便在往返的信上互相訴說無聊和苦悶。

隔了些時，丁玲便離開上海，到了濟南。

他們在山東生活了不滿一百天，兩人又匆匆地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後，他們便賃居了環龍路某弄三十三號。

從文去看他們，問他們爲甚麼回來？回答是：『校裏鬧風潮，不能教書。』

後來，也頻才實說：『山東省政府爲了××關係要捉他們，才逃走的。』

他們的思想已漸漸表現到行動上去了。

十四：幻滅後的鬥爭

當丁玲二十三歲時，她還是一個浸沉於人生，戀愛，文學交錯漩渦裏的青年。她渴求着文藝的聲望，竭力要完成她的技巧和作風。憑着她對於創造工程所用的全部毅力，脫出了美文學的軀殼，建設了新現實主義的流派。

漸漸地漸漸地她跟着汹涌的時代怒潮往前邁進，和她丈夫胡也頻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做了正式聯盟員。

不久，中央發動了「文化×徒的清剿」工作。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於是，胡也頻，馮鏗，曾輝，殷夫，李偉森，柔石，這些左翼作家聯盟的活動份子，都跌入了羅網，結束了他們的生命。

胡也頻的死亡，使丁玲感到深深的幻滅。

她就懷着慘痛的反抗心，站起身來作着抗拒的鬥爭。她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跨過六作家的屍骸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線上急遽地前進！

這時的左翼作家聯盟，並不因胡也頻等犧牲而停止工作。他們把內部作了一次嚴密的改組。又創辦了一種雜誌，定名『北斗』，改由丁玲負責主持。

她用着無畏的勇猛的毅力幹去，千辛萬苦地維持這火線上的地位，足足有一年之久。

一九三二年底五月，上海市公安局接到逮捕北斗雜誌編輯同人和主要作家的命令。

丁玲聽到了這個風聲，爲了自身的安全，很迅速的匿居在一個隱秘的所在。但她並不怯怕，她繼續地把激烈的文稿，從出版物的海峽中，像一條激流似的傾瀉出來，表示出的戰鬥和抗爭！

十五：失蹤之謎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起，上海文藝界發生了一個奇幻的謎：

『丁玲失蹤了！』

丁玲的失蹤，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憂慮。作着種種猜度，全國各種書報中常有涉及丁玲失蹤問題的記載。

『丁玲那兒去了？』

『丁玲還活着嗎？』

『爲甚麼人家全找不着她？』

『也許她已經自殺了？』

這一個撲素迷離的奇謎，迷住了許多關心她的人們。

其實，她是被拘了。和她同時失蹤的還有丁休，潘梓年二人。但丁潘二人的蹤跡問題，給丁玲輝煌的光芒罩沒了，很少有人提及到。

原來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是一個倦人的黃昏的時候，丁玲正和丁休潘梓年兩人，在上海崑山花園一個樓面的洋台上喝茶談天，忽然一羣警察包圍了這屋子。由督察員

馬紹武指揮，把三人都拘捕了。丁休因掙扎而被摔下洋台身死。丁玲和潘梓年却被解到南京幽禁起來。

這就是丁玲突然失蹤的真相。

最荒謬而可笑的是：上海那些末路文人所辦的小報，造作了種種離奇荒誕的消息

『丁玲出洋去了！』

『丁玲已和公安局督察員馬紹武戀愛，並已作了他的老婆。』

『丁玲在南京做官了。』

那由共黨自首的馬督察員紹武，忽然在上海廣西路某書場被人暗殺。

各種小報才停止了那些捏造的消息。

很多人相信這位勇敢的女革命戰士，已走上了她丈夫胡也頻所走過的血路，大家都深深地悲悼着。

由於潘梓年的供詞，爲丁玲洗刷一切罪狀。同時又因查不出她有何種實際的行動，當局便決定了釋放她。

她的母親被召到南京，丁玲也被允許「宣誓釋放」，但附有不准離開南京的條件。

她母女兩人便在南京悄悄地生活着。

大約自被捕到完全恢復自由時止，丁玲的活動，受了將近兩年的限制。

十六：丁玲在延安

丁玲離開南京後，便悄悄地到了延安。

到了延安，她又開始了創作的努力。

美籍記者，天津聯合通訊社社長里夫（Earl Leaf）曾往延安去訪晤她。她對於自己的奮鬥過程並不述及，但對許多旁的女戰士却深致讚佩。她說：

『苦難中的中國女性之英雄主義，甚至比男同志們的還要堅定得多。黨的紀錄，指出了許多男同志在監禁和受刑之下自首。然而，女同志們之中，無論她們受着怎樣的苦難和羞辱，却從來沒有一個人實行自首的。許多的女性是死在刑房裏，還有更多的女性是受戮於刀槍底下的。』

她又追述到許多的女性，是死如數年前××省主席××的手下，這數目，比起被殺的男性還要多。

『中國女性的革命思想，由於上海，天津，北平和其他中心城市的婦女工作的成功，是大大地廣泛而且深刻了。』她解釋着說：『那種直接行動的才能和人力的動員，是不再反對國民黨，而是反對日本侵略者了。今日的中國婦女，不僅是警覺到了國內的危險，而且更迫切地要參加這種運動，打倒日本，搶救中國。』

她又說：『延安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裏面的六十個學生，值得我們的敬慕，是因為她們能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還有到這裏來讀書的勇氣和宗教的忠實性。她們差不多都是中學校畢業生，年齡都在二十歲左右，她們又都拋撇了父母和家庭，或許還犧牲着惰性的奢華的前途，來到這裏，每天吃三餐粟子，讀八小時的書，並準備着犧牲她們許多生命的一個鬥爭。』

丁玲在延安，生活是非常的愉快。她在空暇的時候，常常指導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和別一些隸屬於紅軍部隊裏的青年女性，她對於這種工作和努力，感到了非常的興趣。

十七：統一戰線和國防文學運動

當里夫去訪問丁玲的時候，在那邊庭院裏，有一張桌子，桌子上燃着一枝洋燭。在微明的燭光中，丁玲穿着一套紅軍的服裝，向他吐露自己的身世和戀愛，吐露着她的求自由的文藝表現的艱苦鬥爭，並談及她對於未來的希望。最使里夫欽佩的是她對於國民黨並不因過去的衝突而引起懷恨的情緒。她說：

『在統一戰線之下，現在是不再有甚麼衝突了。我們是不算舊賬的，因為新精神已經注入了舊中國。我們彼此都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日本。』

丁玲是時時刻刻地守在中國文藝向的前衛中間。她更大踏步前進一步的時候，就到達了國防文學運動的最高線。現在，她在山西前綫的八路軍中，企圖從戰場上獲得新的資料，把中國的英勇抗戰描寫出來。

她將不斷地爲統一戰線和國防運動而努力！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附錄甲：

- 一，文藝在西北新區
- 二，游擊生活

丁玲著作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一： 文藝在西北新區

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曾有過兩個世界，一個是荒淫糜爛，一天天朝墮落滅亡的路上走去。另一個新的世界却在炮火的圍牆裏，慢慢的生長，慢慢的強壯了。新的制度，新的經濟建設，新的軍隊，一天天穩固，一天天的堅硬，而新的人格，偉大的個性的典型也生產出來了。這就是眩耀了同時代的地球上所有人類的蘇維埃紅軍的建立。這十年新的世界的出現，雖說震撼了世人的耳目，却不斷受着污蔑，造謠和極端的壓迫，所以一直到現在還保持着精神在一切人心中。固然慢慢的會更被了解，被贊助，因為在共產黨正確的領導之下他的真面目，頑強的爲着爭取民族解放拚死精神，是一天一天顯露了出來而走到廣大的社會羣中去了。

爲了緊張忙迫的環境和需要，在蘇維埃運動中，文藝的確是比較地落後；各部門角落，雖說無處不在創作着偉大的文學題材。然而優秀的傑作，確不多見。這一事實常常使外來的新客感到驚詫。宇林西報便發出過美中不足的驚嘆，然而說蘇區是沒有文藝，那是非常錯誤的！看來似乎是荒蕪的冷淡的陝北的山川，然四野却也雜亂的怒

放着許多奇葩，作者個人只來這裏很短時期，又以未得窺瑞金興國爲憾，却願根據此一二，說明這沒有發現的一角想來還有很多疏忽和不明之處，好在這企圖做一次最先的傳聲，諒該邀到蘇區從事文藝的朋友的諒解的吧。

蘇區的文藝，到現在還沒有產生過如同阿Q那樣藝術成熟的作品，就是傻子夜八月的鄉村……有着豐富新鮮，大的場面的描寫也找不出。然而却自有他的特點，如同蘇區的戲劇運動一樣，就是大衆化，普遍化，深入衆羣，雖不高深，却爲大衆所喜。這個表現在紅軍部隊裏各種報紙以及牆上的，如紅星戰士火線抗戰……這裏都擠滿著很多的有趣味的短篇和詩歌，使用了文學上描寫的手法。畫出了紅軍部隊活生生的生活，這些小報有的是油印，有的是鉛印，但不管是紅軍首長的權子上，電話機旁，或是戰鬥員的口袋中，都看得到他們是正被愛着，而沒有人捨得不去讀他。這些文章都是從那些從事於連隊政治工作和一些上火線的各級指戰員寫來的，很少沒有錯字，很少寫得清清楚楚，但因爲是真實的表現了自己，所以他們愛着這些紙張，如同那些寫得更幼稚的連上的牆報一樣。在連上大部分子戰鬥員甚自雜務員，雖不善拿筆，却缺乏口齒，他們不倦的講着，請了會寫的人來幫忙。而第二天便有全連的人熱心的站在那裏讀着他的作品了。不僅紅軍部隊如此，在所有機關，所有羣衆團體，如婦女會

，工會，農會，工廠，學校等的小報及列甯室的牆報上，也一樣排列着各種不同生活的寫照。所以雖是在印刷業不發達的蘇區，而文藝的花朵，縱是一些很小的野花也好，却是遍地的浮映着，如海上的白鷗顯得親切而可愛。

創設了蘇維埃的人們，和那些從土地革命生長了出來的人們，具着新生的明朗的氣氛，在各種工作方面顯示了獨特的明快的作風。在文藝上也呈現出活潑，輕快，雄壯的優點，最能作證明的，便是流行着比全中國都豐富的歌調，不只採用了江西，福建四川，陝西……八九省的民間歌謠的形式，放進了適合的新的內容，如送郎當紅軍，渡苦河歌，這都是一些不朽的佳作。而且創作了新的雄偉的第二次全蘇大會（堪比馬賽曲，國際歌）及武裝上前線……這些歌曲跟着紅軍的隊伍，四方的散播着，永遠留在民間。

新的奇蹟似的事態，跟我又發生了，這便是記長征的二萬五千里。開始的時候，徵稿發出後，還不能有一點把握，在那憂心忡忡之中，却從東南西北，幾百里，一千里外，甚至從遠到沙漠的三邊，一些用臘光洋紙寫的，用粗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子背上遊覽塞北風光，飽嘗灰土，翻了無數大溝，皺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開四肢，躺到了編輯者的桌上。在這上面，一個兩個遠開着嘴的臉湊攏了，顫動的

溝裏，伏上三兩夜；不刷牙齒，不洗臉；而且你還想不到的是我還能赤足爬山。

在膚施出發的時候，我們這一隊中有四十七個女人，其中遼寧人佔四分之一，川粵湘的居二，其餘則各地皆有。不過却沒有蘇州和你們甯波的。上海倒有四個。但等至××時，幾已增至一倍有餘。且有許多都是結辮裹足的，真難得。然而也非偶然，要不經過我們半年的宣傳，這班女人無論如何不會動起來。現在見我們開拔了，所過之處，不但箆食壺漿以迎，且連人都送了過來。我們呢，也並不因為她們智識淺陋而加以鄙視，反之，我們得對她們更親熱，更誠意，所謂「頑石點頭」，只要你能幹，果然可以辦到的。

這種日子，過得真是有味，因為我們已負起了女人所不能負的責任。

我差不多已有一年不曾寫作了，只在編一點講義以教這班沿途隨來的陝籍女子，為想他們多明白一點國家大勢。

還有一點，不得不告訴你的，就是至此以後，幾不知金錢為何物矣。

這封信如果你們願意在什麼地方發表時，請將後面那節評及朋友之處的刪去，即以「遊擊生活」為題付梓可也。 丁玲手上。

上信為丁女士于十月七日自×地所發，係致其友人某君者。某君昔在滬濱，固與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丁女士極相熟也。

附錄乙

- 一，丁玲和集體創作
- 二，丁玲生活漫談
- 三，長征中的丁玲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一： 丁玲和集體創作

國內的和平運動統一成功了，陝西已經不再存留火藥氣味。我在春假期中到陝北去旅行了一次，迢迢地離開文化城五千里路。

延安——膚施縣——在很高很深的山中踞着，城池是十分小巧美麗的，靠延水的邊岸。一向被外面的人們想像爲十分奇特的地方，我們所見的則祇是一個安靜平常的所在。丁玲在談到她近來生活時說得好：「在這裏還不是和在外面一樣的過活？我在那裏都過得來，倒不在乎什麼，不過，在這裏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沒有什麼拘束。」

也許正是因爲這裏一切都受拘束，集體創作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記」乃得寫就了它的初稿。這初稿的內容是從許許多多身經二萬五千里路程的征人們日記中採取來的；饑餓，戰爭，深水，高山，正義，民族，和着血淚交織成的她的骨幹，再用艱難，愉快，努力，冒險，演繹成活潑動人的文字。像在呼號，像在泣訴，近代偉大的史實就洋溢在幾百萬字之中。

這集體創作的開始已經有一年多的歷史了。起初由參加長征的人自由用片段的文字敘述長征中的史實，在幾千篇短文中，選出幾百篇較佳的作品。由這幾百篇作品，加以淘汰，祇剩下了百餘篇。將這百餘篇佳作再按歷史的次序排列起來，乃集合成了一部長篇巨著。這長篇巨著，經過了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後，姑成爲現在正式的初稿。這初稿現在已經抄成二十四份，正在讓許多身經長征的人補充，並給富有文學修養人的修改（其中的一份已被帶到上海去了）。等到這二十四份初稿都修改善畢之後，再聚會討論，選擇最完善的一本作定稿，但是這定稿仍須要兼容另外二十三本中比較好的作品。

當我到達延安的時候，大家已忙着在修改這稿子。

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樣寬四一尺，長約一尺半，厚約二寸的一份，似乎在和她書架上的海上述林，高爾基全集爭美。

這稿子外面包着綠紙的封面，是用毛筆橫行抄寫的。在每行字之間，和上下空餘的白紙上，已讓丁玲細細的寫上無數極小的字。據說，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樣的改得糊塗滿紙了。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呢？」我在到延安的第二日問丁玲。

「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現在大家都在加速率的努力。」

「將來怎樣發行呢？」

「能在外面發行更好，有困難呢，我們自己來印。這部東西自然的有它歷史價值，無論如何，它一定會流傳到全世界去的。」

「你對它的感想怎樣呢？」

「它會使我慚愧，也會使我慚愧。我對這些偉大的事跡驚奇，受它的感動。我覺得我沒有好好的多做一點事情，所以慚愧。從寫作的觀點上來說，我越看越覺得自己生活經驗不夠，偉大的著作，決不是文人在紙上掉弄筆墨所可以成功的。」

我細細翻閱了這稿子一過，可是我沒有方法描摹它的內容和特處。

（任天馬記錄）

一一· 丁玲生活漫談

在集體創作之外，我曾經盡我三天時間內的可能：探訪丁玲的生活。

她現在是快樂，康健，而且努力的。雖然延安的物質條件那樣缺陷，生活是那樣

苦。

去年秋天由西安過三原到陝西，先在軍隊中服務過很長的時間，今年二月到延安，以後就在延安沒有走。現在在延安師範中學教着中國文學史。

臉是胖胖的。幾乎成一個圓形。身體也肥胖，所以一身灰布軍服要漲破似的捆在她身上。紅星的帽子壓在短髮上，兩個酒渦，時常在笑。

她的寓所中收拾得很整齊，臥房中只有一只土炕，炕上放着引人注目的咖啡罐子。讀書的房中牆上掛着圖畫，書架上放着好些名作。在書房角掛着有白色布幔，我揭開布幕看，裏面放着兩只大棺材。

溫濤說這棺材是丁玲替自己準備的，因為她不久要自殺，可是丁玲卻辯別沒有這回事，棺材是這屋子主人寄存的。

丁玲的孩子時常給她寫信。蔣麟麟——大兒子——現在已經有九歲了，形容很怪而很聰明的，別人稱他爲小科學家。麟麟的妹妹現在剛六歲半，在不久之前收到母親自寄去的衣服。

丁玲除掉能寫，而且會縫衣服。她替那矮小的木刻名家溫濤裁衣服，溫濤則燒廣東菜請丁玲，延安的一切工作人員薪水都是極低的。最高的領袖一月祇能拿着薪水十

元。可是對文字的報酬卻極高，一千字有五毛錢的稿費。上月丁玲寫了七千字，領着三塊半錢的稿費。

丁玲喜歡吃糖，也喜歡吃八寶飯，八寶飯可以在延安小館子裏吃，祇要她能領到很多的稿費，糖呢，在延安買是十分困難，她希望有朋友給她寄些去。

（任天馬記錄）

三．長征中的丁玲

十月裏，在西戰場上會到了丁玲，她們一羣五十餘人正在興奮地作着戰地服務工作，炸彈聲中，我們曾作長談，她告訴我在這一次長征中的一個片段。——她們是怎樣地通過山西西部。

「那時候，」她說，「我們人數沒有這麼多，僅僅不過三十多個。」

從陝西來，過了黃河已經是十月一日了，她們計劃在雙十節能趕到了太原，在那裏要開一個盛大的宣傳會。可是一路上民衆對於她們歡迎的熱情，使他們不敢相信能夠依期達到目的地。

到平渡關，這是到山西的第一關卡，大家「離開了母親的懷抱，」開始意味着有點淒涼。當地的稅警對他們表示親愛，給他們找了一所廟作宿所，那些稅警說——

「半個月前，閻主任就有電報來通知地方當局招待，我們不知道你們這時候來，很欠招待！」

山西是一個所謂實行好人政治的地方，大村小鎮都塗滿着「扶助好官好紳好人，裁制壞官壞紳壞人，」的標語，在李家塚的一所初級小學的招牌旁，還有一塊「公道團團本部」的牌子，在這裏，大家開始了工作：通信股的同志們忙着調查當地情形，宣傳股的同志們去教小孩子們唱抗日歌曲。一會兒，男女老幼都集中起來，他們於是便走到羣衆中去，開始了會談。大家談着河東河西，去年紅軍的東渡，今年大家一齊打日本。都是兄弟了！「昔日的紅軍便是今日的路軍。」

談話時，忽的來了一個爛眼邊的老頭子，他提了一籃子大紅棗，又拿了一隻碗來分發，團員不肯接受，丁玲主任也覺得沒權來接受老人家辛苦得來的東西。老頭子怒了，把棗子便傾在他們身上，死命不肯要錢，他說：

「我要送給你們吃的，你們難得吃我們的東西啊。」

到了屈峨鎮，走出鎮口時，有一個農民哭哭啼啼的在道旁，他是特地從老遠的地

方到這裏來的，請求這羣人來替他伸冤。原因是他借了一位財主的錢，本利已然還清，財主却還給他一頓毒打。對於這，主任是一樣的沒有辦法，只得給他一點安慰，讓他走去。大家都覺得，這樣的事情，天下皆是，不一定僅僅限於山西。雖然如此，老百姓對於服務團的人們，仍然好極，大家都像老隣居，晚間演劇，向他們借舊衣服穿，而他們却非從箱子底把發了霉的新衣服拿來借給團員們不可。

前路上來了烟塵，一匹怒馬奔馳過來，馬上有位雄偉的壯丁向大隊致敬，這是前面大寧縣的代表，跑來歡迎這長征的一羣。

到大寧，城外有一條城似的隊伍在作歡迎，大家聚會了三個鐘頭，然後列隊走回宿處去。這裏歡迎戰地服務團的標語貼滿了全街。

天還沒黑下來，演劇的地方已然團團圍得水洩不通。開幕後，先奏了一個國民黨的歌，一個國際歌，後由丁玲主任講話，博得了全場的吼聲和掌聲，繼之，是各機關的歌辭，多是推崇和贊美。最後，由副主任奚如致答辭，精悍的身軀在羣衆前講完了話，又受了一次歡呼。

之後，戲劇開始，一直到十一點，觀衆絲毫不表示厭倦，而且幕閉了三次，羣衆們不肯散去。

第二天還是不能啓程，因為羣衆的熱情太可感。這一次加一個短劇名爲「王老爺」，內容是一個鄉下有錢人，由死命的頑固，轉變到抗日的道路上來，演完後，公道團的團部便借着觀衆的情緒，提示了關於捐款，繳債，及少年先鋒隊的參加中所發生的類似問題，要求羣衆應對此加以特別注意。

羣衆看到大隊要走時，又行來作挽留，並特別對於丁玲主任處表示惜別。服務團是這樣對羣衆表示：「等我們打退了日本鬼子，再來和你們同樂，」幾次地重複說了，才有人零星散去。

在紅軍會場裏有一個特殊作風；便是台上和台下打成一片，維持會場空氣的也是雙方負責。台上空閒時，台上可以要求台下唱歌，台下的，也可以自由要求台下各個隊別和部門來唱，這作風，是可以使會場裏的空氣特別活潑。

從大寧往東是經過修築的汽車路，現在正在在動工，那裏有着千千萬萬的工人在做工，大家要求在那裏作一次宣傳，於是丁玲和奚如交換了一下意見之後，便在那裏作一度的演出。這裏，又受了熱烈的歡迎。離開了工人，又上路，夜來時趕到井口村。

六十里的平路趕到了黑龍關，更行進，便入山，滿山滿谷是各樣的落葉喬木，紅

中國的女戰士——丁玲

五二

（前篇）